



收获

NOVEL HARVEST

长 篇 专 号

《心 居》

滕肖澜

《不存在的信札》

吴 亮

《余 市》

刘世博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冬卷

2019

非 外 借

NOVEL HARVES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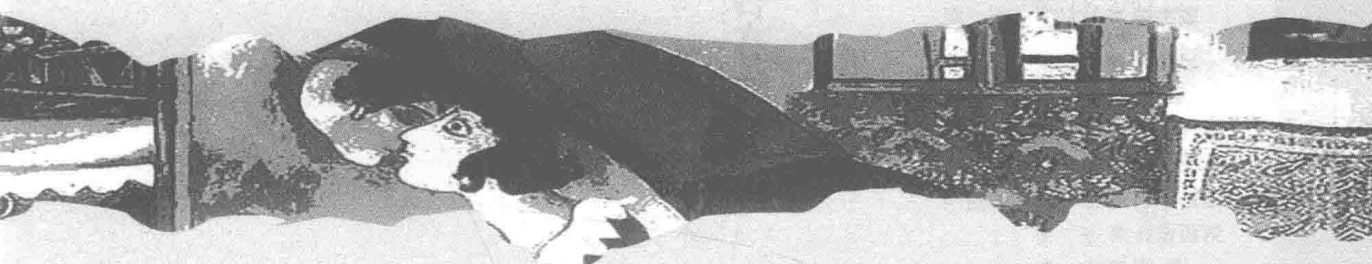
NOVEL HARVEST

NOVEL HARVEST

收获

NOVEL
HARVEST

长 篇 专 号



冬
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 2019. 冬卷 / 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 12

ISBN 978-7-5702-1397-9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65355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彭秋实 黄文娟

责任校对 ■ 毛 娟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页

版 次 ■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千字

定 价 ■ 35.00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675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Contents
目录

冬卷

心居

滕肖澜
4

拘谨的热望，
或混沌的正义

177

岳雯

不存在的信札

吴亮
184

你可以用余光看看它

287

王苏辛
黄文娟
走走

话语单行道

273

程德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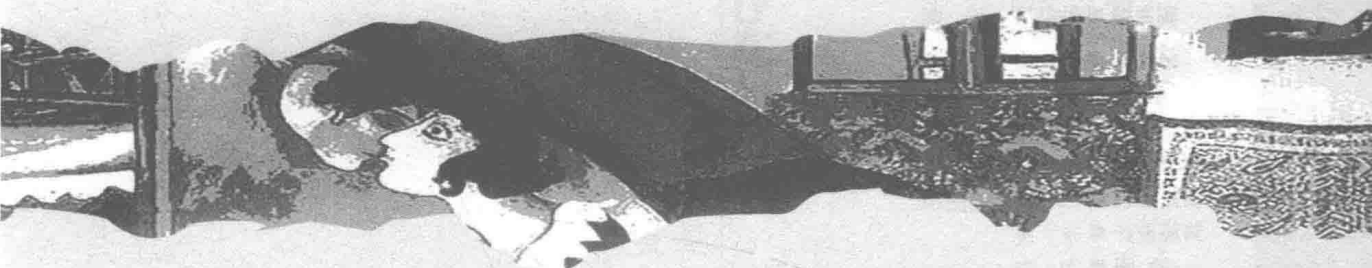
余市

刘世博
296

收获

NOVEL
HARVEST

长 篇 专 号



冬
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 2019. 冬卷 / 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 12

ISBN 978-7-5702-1397-9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65355 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彭秋实 黄文娟

责任校对 ■ 毛 娟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 页

版 次 ■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 千字

定 价 ■ 35.00 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 675 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Contents
目录

冬卷

心居

滕肖澜
4

拘谨的热望，
或混沌的正义

177 ■ 岳雯

不存在的信札

吴亮
184

你可以用余光看看它

287 ■

王苏辛
黄文娟
走走

话语单行道

273 ■ 程德培

余市

刘世博
296

心 居

滕肖
澜



—

清晨六点，顾士宏推着那辆老式的凤凰自行车，走出单元门。初冬天气，早晚已凉得很了，夹克衫里只穿件长袖T恤，有些抵不住，脖子一缩，把领口那粒扣子系紧。环保袋往车龙头上一套，骑上去。遇见邻居，老远便打招呼，“顾老师，这么早买小菜啊！”他忙不迭点头，腾出一只手挥动着，一笑，嘴角的皱纹挤出来，“礼拜六老规矩，聚餐。”

聚餐是在家里。每周六，雷打不动。大哥大嫂、妹妹妹夫，还有侄子甥女，加上自家这几口，

统共13个。真正来齐的也不常有，这人加班或是那人有约，少一两个，但冷菜热菜还有汤，荤素搭配，总归也是满满一桌。圆台面平常摆在门后，防尘布罩着，一周用一次，还有玻璃转盘，设施是齐的。20年前造的半老小区，上海第一批商品房，放在当年是挺刮的，但眼下豪宅一茬接一茬，两室一厅都要150平方米了。客厅小是硬伤，也不分正厅餐厅，放下圆台面，各式椅子聚拢来，圆的方的，七翘八裂，边上勉强还够走路。介于热闹与杂乱之间。这样的自家人聚餐，本就有些乱哄哄的。随意，不修边幅，聊天内容词不达意。老人家喜欢。顾士宏那九十多岁的老母亲，每个礼拜只盼这天，手舞足蹈的兴奋。儿孙绕膝、天

伦之乐的意思，全浓缩在这刻了。好像那六天都是假的，单单这天，才真正是过日子。

买完菜回家，几个小的都起床了。儿子顾磊对着镜子刮胡须，儿媳冯晓琴在厨房煎韭菜饼，孙子小老虎在阳台上练小提琴，头发还是蓬的，一张隔夜面孔，应该是没睡醒便被妈妈揪了起来。唯独冯茜茜还在睡。顾士宏倚着门换鞋，冯晓琴过来接菜，看一眼，“爸爸，这两日梭子蟹壮的。”顾士宏嗯了一声：“正当时。今年宁波海鲜是大年。”冯晓琴又道：“骨头也新鲜的。”顾士宏瞥一眼墙上的挂钟，“先出水，拿大锅，放火腿和笋。骨头汤时间越长越好，炖一整天，汤像牛奶一样浓。”冯晓琴应了，“晓得，笃定，来得及。”

早餐摆上桌。粥、咸菜、韭菜饼、面包、牛奶、白煮蛋。人多，早餐品种也杂。中西合璧。顾士宏在小区门口买了两客生煎，前一晚小老虎吵着要吃。孙子是祖宗。一会儿，顾老太从外面进来，太极拳是每天练的，有固定圈子，一群老人家，平均年龄都在80岁朝上。老太精神极好，一口牙齐齐整整，腰不弯背不驼，就是耳朵有些背，说话声音大，进来便嚷着饿了。也是祖宗。冯晓琴连忙盛粥，热乎乎地端过来，配凉拌香椿。一家人吃早饭。老式的八仙桌，加上碗筷作料，瓶瓶罐罐，也摆得七八分满。放在过去倒没什么，现在一户这些人口，四世同堂，也算大家子了——三室两厅，顾士宏住朝北那间；朝南两间，顾磊夫妻带着儿子住大间；顾老太原本也是一间，前几年冯茜茜来了，没地方睡，只得挤作一间。拉块帘子，各放各床，反正一老一少，关系也隔得远，不必多应酬，面上稍过得去便罢了。

吃过早餐，冯茜茜从床上被姐姐冯晓琴拖起来。嘟哝两句，也只得乖乖穿衣服洗漱。啃了半个面包，便到厨房帮忙。从安徽到上海，讲起来是亲戚，姐姐家也是自己家，但到底不同，平常倒也算了，周六是大日子，人多事多，里里外外都是活儿。“眼里要有活儿。”初来上海那天，冯

晓琴这么对妹妹说。意思清楚，亲姐妹说话不用拐弯抹角。上海租一间房子多少钱？别的不提，楼下302，一套房租给四个人，最小那间一月也要毛三千，还不包括水电煤。白得个落脚点，吃住免费，自己要拎清。反正就算在安徽，女孩子家，该干的也得干。说得过去。冯茜茜做家务没姐姐利索，但也不太差。洗菜切菜，剥葱捣蒜，打个下手什么的，绰绰有余了。顾家做菜是典型上海风味，浓油赤酱，味精是不放的，纯粹靠糖吊鲜。不管鱼肉菜蔬，临出锅前一把白糖洒进去。倘若猪手、蹄膀、酱鸭那种，还要放冰糖熬上几小时。安徽菜是偏辣的，冯茜茜花了小半年才勉强适应这边菜的甜度。冯晓琴到底来上海日子久，几只本帮小菜，比如葱烤鲫鱼、油爆虾、糖醋排骨，已经很有火候了。连顾老太那样挑剔的嘴（包括口味和说话内容），也时不时地蹦出几个赞美的词，“可以的”、“不难吃”、“像点样子了”——人人都说，冯晓琴是个好媳妇。女人一旦上升到“媳妇”这个层面，就跟地域、学历、相貌那些关系不大了，是另一套评价体系。也是硬性指标。冯茜茜比姐姐小了七岁，后面还有个弟弟冯大年，又小了八岁，男孩子是宝，家里人个个疼爱，反宠得他屁用没有，傻子似的。她自小跟在姐姐屁股后面，听惯了别人对姐姐的夸奖，“将来谁娶了你，真是有福气了”那种。所以她毫不怀疑姐姐会成为这家的主心骨，早早晚晚的事。顾老伯年纪一点点上去，姐夫顾磊又是那样的脾性，顾老太就算让她活到一百岁，也只剩下七八年光景。冯茜茜觉得，上海跟原先想象中的似乎不同。越是来得久，就越觉得，这座城市骨子里跟老家也没什么差别。小一辈的男人都被宠坏了，没什么×用。姐夫顾磊也是个孱弱的人，当然身体差也是个原因，但基数若是高，再怎样也低不到哪里去。到底是逊了些。顾士宏是老派上海男人，会做事，谈吐文气，人也拾掇得干净。女人走得早，孤家寡人一个，做成这样，

不容易了。现在哪里找得到这样的上海男人。独自拉扯一对龙凤胎长大。顾磊比她姐姐顾清俞迟了一分钟出生，老大老二的态势，在娘胎里便定下了。连相貌也完全不同。异卵双胞胎。顾清俞长得像父亲，眉清目秀，不失英气。顾磊五官也干净，却多少有些寡淡的意思了。个子本来不矮，奈何少年时便瘸了，一脚高一脚低，整个人便显得畏缩，不够挺拔。说话习惯皱眉，川字纹深得刀刻似的。看着比他姐姐要老了好几岁。1982年出生的老女人。冯茜茜背地里这么叫顾清俞。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矛盾。顾清俞上班不久便买了房，搬出去单过。倒也不远，也在万紫园，四期的两室，12楼，正对着湖中心。冯茜茜掐指算，那年她也不过二十三岁，房价再便宜，一套七八十万总要的，也亏她下得了决心。女人对着女人，尤其是强势的女人，敌意是免不了的。冯茜茜不像姐姐，好坏只藏在心里，面上一团和气。她做不到，嘴上就算忍着，眼神也要扔几个过去。姐姐是有些被这女人压着的。冯茜茜看得出来。气势上，还有眉眼里，都有些微妙的意思。“投缘就多说几句，不投缘，就少说几句。不就行了？”冯晓琴常这么说。家里人少，也是个小小社会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斗智斗勇那套，外头人其实是不搭界的，套路全用在自家人身上。有意思，也没意思。冯晓琴叫顾清俞“阿姐”，上海话已有七八分像样了。她对待顾清俞，与对待顾昕、高朵朵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。倒跟长辈是差不多级别。一声“阿姐”，叫得隆重而又亲切。冯茜茜替姐姐不忿，老家也有厉害的大姑子，但毕竟不同，那些人全厉害在嘴上，一开口就把底全抖开了，反倒不难对付。难的是顾清俞这种。首先是撇清的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保持距离，其次也客气，面上不露出一丁点难看，说话也轻柔，读书人的模样，与众不同。外头平滑，尖刺往里长，像脚上的鸡眼。除非连根拔，否则越碰越疼，表面看还没什么异样。连叫屈也

无从谈起。冯茜茜说姐姐，讲来讲去还是姐夫不果断，若早些年趁房价低时买一套，也搬出去，你们现在小日子不是逍遥快活？冯晓琴冲妹妹一句，那你怎么不买？冯茜茜便叹道，把我卖了，都不够付首付的。上海人再怎样，好歹有个老屋遮风避雨，哪怕拖到现在置换，一间厕所总是有的。我们真正是从零开始，一片瓦一块砖都靠自己挣起来，起点不一样。

晚上聚餐的主题也是买房。骨头汤的热气在20平方米的客厅氤氲成一片白雾，让各人的脸都有些看不分明。干燥的空气，还有话题本身，容易上火，情绪像千年老树的纹理那样，枝枝蔓蔓，由此及彼。起初是喜事。顾昕要结婚了。双方父母上周见面，算把这事敲定了。女孩也在新区政府上班，宣传部门。众人问起亲家的情形，顾士海只是笑笑，说蛮好。苏望娣蹦出一句“怕是吃不牢”，意思亲家老爹是厅局级，门第相差甚远，对方一口官腔，虚虚实实，自己这边搭不上话，一顿饭只是傻笑，“笑得我两边面孔都酸了。”顾士海纠正妻子，“人家客气倒是客气的——”苏望娣翻个白眼，“不客气，初次见面难道一记耳光上来才叫不客气？他们分明是有些嫌弃我们。”顾昕桌下踢了母亲一脚。苏望娣嘴上不停：

“酒席该男方来办，他们抢过去也就算了，反正换了我们，那样的高档饭店，一万多一桌，肯定是舍不得的。他们心疼女儿，要办得风光，也由得他们。但买房首付一家一半，作死啊，小两口买那样大的房子，一个卧室比我们家客厅还要大几倍。首付一千万，每家拿五百万，他们倒是无所谓，说拿也就拿了。倒逼得我们要卖房子套现。我们没有婚房吗？昕昕那套两室户，小夫妻住住不是蛮乐惠？一点也不伤筋动骨。他们要面子，女儿新房住豪宅，有本事两千多万一次性付清。折腾我们穷人家有啥意思？欠银行一屁股债，小两口每月要还好几万，这是过日子吗？拆家当还差不多。”

“哪个楼盘？”顾士莲问。

“就靠近世纪公园那个，什么尊邸的，明年下半年交房。”

顾士莲看了二哥顾士宏一眼，“有钱啊。”停了停，加上一句，“——你们都有钱。”

顾士宏知道妹妹的意思。顾清俞最近也有意买房，恰恰也看中那个楼盘。离这里近，上班也方便，世纪公园板块，地段环境都是没话说的，开发商也是出挑的。内环里的新房，又是顶级配置，卖掉一处便少一处。值得拥有。这些话从顾清俞嘴里说出来，像法官敲的法槌，一锤定音。顾士宏连半句质疑的话都没机会说。也不能说。说出来就是准备吵架了。孤家寡人一个，买那么大的房子做什么，从东到西要走半天，半夜不怕做噩梦啊，白白交那些税，又是契税又是房产税，将来老了，连个继承的人都没有。无用功。顾士宏慈父做惯了，条件反射，只说好的，耍的全往肚里咽。说了也没用。一腔苦水只好找妹妹顾士莲倒。大哥顾士海是黑龙江知青，前两年刚退休回来，关系相对疏远些。妹妹直筒子脾气，说过算过，听过也算过，最适合当听客。顾士宏说，“她孤独终老倒没什么，我没脸去见她死去的妈妈。”说人民广场相亲角都去了八百回了，简历写在牌子上，举起来相当挺括，照片也拿得出手。合适的小伙子也不是没有，牌子对上，照片相好，欢天喜地回家报告。没一次有下文。顾士莲说，“虱多不痒，债多不愁，等她四十岁时，你也就不急了。死心了。”又道，“她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才单身的吗？所以说呀，你急死也没用。”这种安慰，比怙人还糟。顾士宏竟也真的一次比一次心平些，索性不管了。想着两眼一闭，好坏由她去。偏偏又冒出买房这茬，还跟表弟买婚房挤在一起。愈发的触心境。

“小姑娘漂亮吗？”高朵朵抛出一句，是说顾听的未婚妻，“照片有吗？”

顾听手机里翻出一张，众人轮流看。看完还

给他，默默地。除了冯晓琴说句“挺清秀的”，其余都不作声。连敷衍的话也省了。苏望娣鼻子出气，哼道，“听听喜欢，有什么办法。”高朵朵笑了一下：“那张曼丽呢，阿哥不是也蛮喜欢的？”顾士莲推了女儿一记，“你太平些。”高朵朵今年二十岁，正是惹是生非的年纪。讲话不管不顾：“阿哥挑女朋友的眼光一会这样，一会又那样，差别蛮大的。”冯茜茜嘿的一声，也要接口，被冯晓琴眼光一凛，硬生生缩了回去。张曼丽是顾听的前女友，大学时开始交往，半年前突然分手。这话题有些敏感。众人停了停，又回到买婚房。苏望娣说，两个方案，卖掉现在住的这套，或是卖掉顾听那套两房。“住的这套没电梯，六楼，老了爬不动，搬走是迟早的事。但听听那套是毛坯，还要装修，又是一笔开销。”顾士宏说：“装修完还要晾，前后加起来起码半年。”苏望娣点头：“就是。”

顾老太笑眯眯地啃一只鸭腿，不说话，只是听大家聊天。目光从众人身上一滑过，男的女的老的小的，一只只面孔都是可亲的。老太太辛苦一世的意义都在此刻了。旁边顾士莲嘀咕一句“认识没几个月就结婚，不是有了吧”。老人家平常耳背，这瞬竟是异常精细，鸭腿一扔，径直问顾听，“真的有了？”顾听红着脸，默默点了点头。众人才知是真的怀孕了。顾老太欢天喜地，又问：“几个月了？”苏望娣说：“刚查出来，也就两个月不到。”顾老太扳手指，“那还好，春节还不显怀。”是说喜宴订在大年初六。顾士宏对大哥说“恭喜”，顾士海是老派人，总觉得这事有点难为情，拱了拱手，也不多语。苏望娣摇头：“现在的小孩啊，屁都不懂，做事还野豁豁——”顾士莲说：“明年这时候，你们家热闹了。”推顾士宏一记，“到底是兄弟，一样的风格，先上车后补票。”顾士宏吃不消这妹妹，忙不迭地，做个“嘘”的口型，又朝冯晓琴看去。后者只是淡淡一笑，若无其事地。

顾清俞不合时宜地打来电话。问候大家。欧洲这时还是中午，她说她在啃三明治，“没你们丰盛。”本意是想凑趣。问父亲，“你们在聊什么？”顾士宏挑出扼要，一字一句地，“你表弟妹怀孕了。”电话那头说“恭喜”。顾士宏加上一句，“人家比你还小了六七岁。”顾清俞像是没听懂：“那也不小了，也快三十了。要生就趁早。”顾士宏只有苦笑：“你倒也晓得——”

“清俞去欧洲干吗？出差还是度假？”顾士莲问二哥。

“大学同学结婚。”

“这个年纪？那也够晚的。”

“人家是二婚。”

顾士宏叹息。

自家人的聚餐，不比在外头。菜量大，酒喝得再多也不心疼。实惠，坐姿随意。吃饱了就站起来，看看电视，活动活动，一会儿倘若有称意的点心上来，再入座吃。就是始终有那么一两个人在忙碌，烧菜、热汤、炸春卷或是做酒酿圆子。这边说“别忙了，菜够了，过来吧”，那边答“很快很快，你们先吃，马上就来”。地方小，盘子也是摆得层层叠叠，这只菜还未吃完，已换了小盆，又有新菜上来。天冷，一锅热汤最讨喜，热了冷，冷了再热。来来回回地。小孩钻来钻去，这人筷头下吃一口肉，那人再递过来一勺剥好的虾仁。人多便不肯好好吃饭，大人自己聊天，也没心思管他。肆意玩着 Ipad。便是大人，尤其几个年轻人，也各自在看手机，刷朋友圈。再大一辈的，聊天也是炒冷饭，每次差不多的话题，也是与时俱进的：早些年，聊小辈的读书、考试、分配。这些年各家孩子都大了，聊结婚、生子。再过些年，等第四代一个个成了气候，又该聊他们了。当然也有忧国忧民的部分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事，都要谈一谈。跟自己有关的，国计民生，也要点评几句。大都是一笔带过。重点还是一地鸡毛。小老百姓的饭桌，吃的

和说的，到底是琐碎。

除了顾清俞，晚餐缺席的还有高畅、顾士莲的丈夫。“也是吃喜酒。”她解释。

“大学同学？”苏望娣问。

“对呀，三婚。”顾士莲没好气地，冲她，“——单位同事。”

“做伴郎？”苏望娣不依不饶。

“你们听听找结过婚的人当伴郎？”顾士莲反问。

“卖相好，显年轻，性格又热闹，酒量还好。结没结过婚，其实倒不搭界的。关键还是眼光好，会找老婆。站在那里不用说话，就是一部追妻教科书。”

苏望娣是有些醉了。平常都喝饮料，唯独这次倒了点黄酒，先是半杯，喝完又加了半杯。不喝酒的人，这些就足够胡说八道了。跟小姑子斗嘴，是饭桌上的保留节目。关系越亲近，说话便越随意。分寸把握不好，就容易过头，何况还有酒精的作用。其实也是历史遗留原因。顾士海结婚那阵，顾士莲投了反对票，理由是苏望娣面相不好，“下巴短，颧骨突出，竹节鼻，还龅牙。”顾士莲就是这么心直口快，也不管这女人完全有可能成为她的大嫂。总觉得大哥那么老实的男人，该找个更善良温和的女人才对。倒不是故意针对谁。苏望娣则认为顾士莲是看不起自己。顾家不算大人家，但上几代也都是读书人，称得上小半个书香门第。苏望娣的老娘在浑堂里替人搓背，老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戒了鸦片，吃喜酒时吓众人一跳，痨病鬼似的一个人。但放在那时候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家底、祖业、福荫子孙那些，谁又靠得上呢？各门各户都差不多，排排坐吃果果，一样拿那几十块钱工资，过干巴巴的日子。上海是好些，黑龙江是苦些，但那是另一层意思。那样的岁月，许多界定本就是含混不清的。苏望娣今晚是故意要喝酒，酒能助兴。想说又不方便说的话，要说个够本。儿子娶到千金小

姐，牢骚后面是满满当当的自豪，咸鱼翻身。卖房凑首付，狼狈是狼狈，但买的是两千多万的房子，意义便完全不同。门不当户不对，但毕竟是高攀而不是低就，说明儿子有本事，人家贴钱也要嫁过来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顾士莲比高畅大了整整六岁，当初结婚时苏望娣也没少说闲话，“六冲”是不用提了，而且还是倒过来的。顾士莲长得不难看，但高畅属于特别出挑的那种。小痞子搭上女干部。放在当年，为顾士莲惋惜的占多数。现在不同了。别的不提，单一顿饭，顾士莲便打了不下六七个电话。“少吃点酒”“菜式好吗，热闹吗”“意思意思可以了，别闹得太凶，一把年纪了”，心神不宁地。别人察觉不到，苏望娣心知肚明。女人是一点禁不起岁月折腾的，男人不同。高畅五十出头，脸上没一条皱纹，1米82的身材依旧挺拔，远看就是个小伙子。“老公像新郎官，自己像阿婆。年轻时候扎的台型，现在全还回来了。”苏望娣有点促狭地想。又是一口酒下去，喉咙那里热得像要着火。

“明年预备送朵朵去奥地利读书。”临近尾声时，顾士莲宣布。成为这晚第三个准备买房的人，“卢湾区那套已经挂牌了，准备卖掉后买到浦东，不是万紫园就是白云公寓。跟你们做邻居。”她说下去，声音欢快得有些别扭，“——三房换两房，差价给朵朵做学费。”

晚饭后，冯茜茜陪姐姐洗碗。水池里厚厚一摞碗盆。一个洗，一个收拾，流水线作业。每周如此，习惯了。冯茜茜说她看见顾士莲眼圈红了，“她是觉得丢脸吗？人家越买越大，她却越买越小，浦西到浦东。”冯晓琴说，“没那么简单。”冯茜茜道，“这家人也挺作。”冯晓琴沉默一下：“过日子哪有不作的？”冯茜茜说：“姐夫就不作。就他一个人没吭声，从头吃到尾。”冯晓琴笑了笑，“你姐夫是傻得可爱。”

便是再傻，顾磊这晚也被感染了某种情绪。他问妻子：“你是不是有点怪我？”——是指小老

虎刚出世那阵，冯晓琴说了几次，买四期的房子，哪怕一室一厅也好。万紫园不是学区房，但唯独四期，当时有传言说要建一所名校的分校。顾磊没答应。传言不可尽信，再说学校真要建起来，何以见得只有四期能独享，一期二期三期四期，门牌号都是一样的，开发商也是一个，断断没那样的道理。顾磊平常没什么主意，唯独买房这件事，自始至终，都是投坚定的反对票。冯晓琴心里明白，“执着”并不代表果断，有时候反而跟“犹豫不决”是一个意思。但这话不能说，说了伤感情。后来四期果然成了学区房。房价比周边硬生生高了两成。人一辈子，机会有很多。但只有真正抓住了，才叫机会，否则就叫懊恼。冯晓琴二十岁不到便来了上海，寻找机会，各种各样的机会。未必都能抓住，但至少试过了，便不懊恼。顾磊也是她的机会之一，最靠谱的机会，和买房子一样保险。虽说保险的男人错过了保险的买房机会，多少也是种懊恼，但好在眼下并不是没房子住。浦东内环边的小三房，进出便利，生活设施齐全，总价也要八百万朝上了，将来小一半总是她的。比起那些同期来沪目前还住在出租屋里的小伙伴们，她很知足了。该争取的时候争取，该知足的时候知足，日子才过得下去。

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”她用了个很中肯的词，安慰此刻显然有些懊恼的丈夫，同时拍了一下旁边还在玩Ipad的儿子的屁股，“——睡觉去！”

二

顾清俞在飞机上打了个盹，醒来时精神好多。到巴黎是早晨，酒店放下行李就直奔李安妮的住所。当天婚宴结束已是半夜，睡了不到三小时，又冲向机场。上午九点多的航班。李安妮的蜜月旅行是去斐济，她年近六旬的法国丈夫在那里有一个小岛，“如果你不是赶着回去上班，真的可以跟我们一起，那里很棒。”几年不见，

李安妮的普通话听着更绕口了些，皮肤也晒黑了很多。她让顾清俞在婚礼上接她的捧花，可顾清俞只是远远看着，笑咪咪地把机会让给一个身材丰满的金发法国姑娘。

“你还是老样子。”李安妮说她。

“恭维还是揶揄？”

“就看你脸皮厚不厚了。”分别时，李安妮与她依依不舍地拥抱，“我会想你的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顾清俞在她背上轻拍两下，抬起头，赫然瞥见展翔站在眼前，似笑非笑，“为什么不接捧花？你想让我当一辈子光棍吗？”她惊讶地张大嘴巴。展翔走上一步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在她鼻尖点了一下，“——你这个小坏蛋。”

打盹会做梦不出奇。但梦到莫名其妙的人，就十分奇怪了。顾清俞猜想或许是时差紊乱的关系，两天打个欧洲的来回。之前也有紧巴巴的出差，人困马乏，但相比之下，参加婚礼更让人辛苦。她是伴娘，大学同学里仅有的未婚女性。当然与李安妮的情分也是非同一般。四年上下铺，还有饭搭子。请柬发出去不少，但真正来的没两个。巴黎不是巴城，来一趟到底大动干戈。有钱有闲，还有兴致，这个年纪实在不多，正是事业家庭一团忙的时候。顾清俞属于例外。工作忙是忙，但早过了抽不了身的阶段，至少不用看谁脸色。薪水不算很高，但打个飞的参加老朋友的婚礼，再买一条限量版的名牌手链作礼物，也完全在承受范围内。李安妮说她是女版钻石王老五。那瞬间她想起展翔，以“钻石王老五”自居的男人，因为常年嬉皮笑脸，两条眉毛习惯性弯成半圆，逗人似的表情。

“别告诉我航班号，我自己查，用第六感。”临上飞机前，“钻石王老五”发来微信。

所以才有了这个奇怪的梦。他居然还点着她的鼻尖，叫她“小坏蛋”。梦里不怕被吃耳光。放在生活中，他连一个小指头也不敢碰她。“我尊敬你。”他一本正经说这话的时候，让她忍不

住笑出声。她不讨厌他。那样一个恋着自己多年而且又尊敬自己的男人，换了谁都讨厌不起来。“我也尊敬你。”顾清俞比他还要一本正经。

但她不会爱上他。李安妮说她始终“老样子”，是指她固执。某些方面尤其如此。“你已经36岁了。”她提醒她。言下之意，某人也已经36岁了。这个年龄，娶妻生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李安妮很想把话挑得再明些，但毕竟难得见面，劝也要人家听得进才行，否则就是自讨没趣。36岁的顾清俞比起26岁时圆滑得多，能轻易打断一切她不喜欢的话题，同时还让气氛保持和谐、美好。多年的职场磨炼和人生阅历，把她打造得表面光不溜秋却又坚实无比，像钢化玻璃。通透又固执，让人无从下手。

展翔果然等在出口。高举一块牌子，上写“欢迎回国，Santra 顾”。英文名打错一个字母，好在有大捧红玫瑰转移注意力，众人只看到一个穿皮衣戴墨镜的中年男人，刘海染成黄色，七分牛仔裤，露出脚踝上的龙形刺青，白色高帮运动鞋，指间一枚印章似的宝石戒指。“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暴发户，”顾清俞想起父亲的话。接过玫瑰，“——谢谢。”

路上有些堵。顾清俞对着车挡板上的镜子，补粉和口红。修饰长途飞行的倦容。“往前看，”她提醒展翔专心开车，“——喜欢看女人化妆？”

“我只喜欢看你化妆，”他道，“尤其像现在这样，我开车，你化妆。显得随意、亲切。老夫老妻的感觉。”他涎着脸。

“我爸要冲过来了。”她刷睫毛膏，一根根地。

“不用麻烦他老人家，我待会儿自己送上门——楼下那只瘪三，欠我好几个月房租了。”

展翔在万紫园有六套房子。从1998年贷款买下第一套两室，随后开始了炒房生涯。借鸡生蛋，以租养贷，那些套路他玩得很转。基本都在浦东，以世纪公园为轴心，方圆三公里之内，高中低各个档次都有。有别墅，也有动迁小区。那

些年房价疯涨，限制又少，胆小的人一动不动，看着钱变橘子皮，胆大的人吃到撑死，打个嗝都全是铜臭。展翔自然是后者。亏得后来限购了，否则还不停。房产证一堆拿在手里，扑克牌似的。房子是真金白银，跟它相比，银行里那些存款就不值一提了。别人辛苦一世挣下的肉里分，他买进卖出，一套的差价便抵得上十年工资。这是个捉摸不透的世界。房子是上海人绕不过去的话题，滋生出各种情绪，各种际遇。真正是命了。

顾士宏住的那个单元，展翔有两套房子。一套三室两厅被房客转租出去，隔成七八间，弄得面目全非。物业寻过他几次，说上面在整治群租，要清场。展翔去牵二房东的头皮，那人有些落乔（沪语，指做事不上路，很难弄），起初还不肯，展翔不与他废话，隔天便叫了五六个大汉过来，一手拿棍子，一手递上信封，里面是提早解约的赔偿金。那人哪里敢犟，拿了钱便匆匆走了。不到两日，房子空出来，装修队进去，隔板敲个干净，恢复原样。这套还算省心的，另一套两室更麻烦。租客是一对山东夫妻，在小区门口开了家蒸汽海鲜，街坊回头客不少，早几年还算过得去，这阵子市容管得紧，生意愈来愈来难做，偏偏上月又添了二胎，还是个女儿，又多了张吃饭的嘴，小老板夫妻头都大了，房租一拖再拖。展翔还不好十分催促，一家子五口人，四个女的，走进进去就是鸡飞狗跳，小的哭，大的闹，乱哄哄得头皮发胀。让中介去催也没什么用。拖到第五个月，只好公事公办，告到法院。但强制执行也是一样的难，还有吃奶的娃，总不见得硬把人赶出去，况且临近年底，天寒地冻，处理得不好就是社会舆论事件。展翔一不做二不休，雇了几个人，每天早中晚按时过去，说好动口不动手，吓唬几句就行，也尽量别打扰邻居。死老鼠死鱼什么的，也扔过几次，反正是二楼，阳台那里扔进去并不难。墙壁再喷上红漆，说些狠话。江湖伎俩，对付欠债不还的朋友，无非那些

路数。

“我爸就是因为这些，才讨厌你的。”顾清俞对他道。

“那好啊，我不讨债了，房子白送给他们，你爸肯不肯把你嫁给我？”他厚颜无耻。

“跟我爸没关系。”她提醒他。

“我这人不错的。你试试看吧，要真的不行，再分开也来得及。我有十几套房子，离婚时候一人一半。你稳赚不赔，大小姐。”

“跟钱也没关系。”她啪的一下，合上粉扑，“再说了，您那是婚前财产，离婚我半个子儿也拿不到。少来！”

他一笑，露出两排金属牙套，太阳下闪着光，“对新婚姻法摸得很透嘛，看来有想法。”

“我要结婚了。”顾清俞蹦出一句。

他一愣，以为她在开玩笑。她道：“不骗你。顺利的话，这个月我们就领证。”

“跟谁？”

“现在还不知道，下周六相亲。”

他更惊了，一时竟说不出话。“你——”

“别告诉我爸。除了中介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，看在你去机场接我的分上。”她笑。

顾清俞回家放好行李，换身衣服，又出门了。小区对面的“链家”约了中介小刘谈事。周六相亲那男人，是小刘找的，拍胸脯保证，“绝对可靠，有过三次成功经历，人很老实，完全按流程来。两个月拗断，清清爽爽，一点不拖泥带水。”小刘是相熟的，之前顾士宏、顾昕那两套房子，也是他经手的。现在已升做经理了，好多业务不用亲自出马，交给手下几个小的去办。他叫顾清俞“姐”，亲亲热热地，“姐，直接买别墅吧，尊邸有两套联排不错的。”顾清俞摇头：“平层已经伤筋动骨了，还别墅。把我卖了吧。”那人谄媚地：“姐不缺钱。”顾清俞嘿的一声：“怎么不缺？要真不缺，也不多此一举了，直接买房子，哪里还用找人假结婚？”小刘道：“姐是因为

限购。”顾清俞道：“就算不限购也不行，房产税一年一交，十年下来都可以再买一套了。”嘴上开着玩笑，瞥见手机有短消息，拿起来看，是展翔——“别找别人，跟我结婚吧，两个月后再离。我不收中介费。”

她好笑，回过去：“你名下那么多房子，还是限购。”

“只要你答应，我明天就全部卖掉，一套不剩。”很快，他又发过来。

她看了，没回。差不多就行了，再说下去容易豁边。这男人的心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总要找个突破口。原本是想唬他，让他死心。她这样我行我素的女人，十个男人见了九个绕道，偏偏他还迎上来。顾清俞暗自叹口气，问小刘，“照片有吗，太难看也不行。”

“这行的规矩，不拍照不留档。再说了，”小刘笑道，“又不是真结婚，过几天不就见到了？”又让顾清俞帮着介绍生意，“最近好几个新开盘，姐你要有朋友买房，记得一定找我。二手房买卖也行，老客人，佣金减半。”

下午倒时差。昏天黑地也不知睡到几点。睁开眼，瞥见顾士宏坐在旁边。直直盯着。一惊，整个人坐起来，“爸，吓我一跳——”顾士宏不动，声音低沉，“你才吓我一跳好吧？”顾清俞缓了缓神，摇头，“展翔嘴可真快。”顾士宏道，“我不听他的，只听你说。”

“又不是真的结婚——”

顾清俞用轻快的语气说来，忽见父亲脸色一变，惊得脸都变形了，“什么，结婚？”她一怔，随即明白还是中了展翔的计。这家伙比看上去要狡诈得多。

“姓展的跟我求婚，我答应了。说好两个月以后再离婚，房子分我一半。”晚上，顾清俞找到展翔，告诉他，自己是这么跟顾士宏说的。

展翔住在万紫园三期，顶楼复式。楼王位置。他几年前曾经打过顾清俞隔壁房子的主意，

想买下来，结果那户女主人看穿他的心思，把价往死里抬，最终没有成交。楼上楼下也动过脑筋，都没下文——“你们这个单元的人啊，相当不厚道，没一个好东西。”他当时感慨。三期和四期离得不远，走路也就十来分钟。但到底不方便。

“我爸随时会拿把菜刀杀过来，你做好准备。”顾清俞提醒他。

“说说你那个初恋情人，行吗？”他开了瓶红酒。拿来两个杯子。

放在平时，顾清俞自然不会。但此刻不知怎的，她忽然很想找个人聊聊。也许是巴黎之行的那束捧花，教堂门前的红毯，放飞的白鸽，还有顾士宏那通劈头盖脸的训斥，再算上假结婚那桩。谁知道呢，临近年底，团圆的烟火气，或许也有些关系。细菌似的，沾上便迅速蔓延开，悄无声息地。

小学时的同学，也是邻居，高高瘦瘦，戴副细边眼镜，那时叫“架梁”。成绩优秀，却不是书呆子。喜欢看书和运动，英语尤其好，还会一点俄语和日语。“家教好”——大人们提到他总这么说。他曾外祖是国民政府的要员，祖父经商，做丝绸生意。大户人家的孩子。即便是那样晦涩的年代，到底是有些不同的。鹤立鸡群。长相气质，待人接物，说不出的妥帖。像野草丛中的一束兰花。这么形容男生似乎有些滑稽，但意思是不错的。他父母是知青，在新疆。他由奶奶带大。12岁那年，他被父母接去新疆。“我会考回上海的。到时再见。”那是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她也真的相信了。谁知竟没有。高考那年，他没回来。她去老宅找他，他奶奶去世后，叔叔婶婶就搬去别处，也没下落。他消失了。世界上倏忽一下，少了个人，猝不及防地。

她看见展翔的神情，“别笑我，否则我以后什么都不告诉你。”

“我没笑。”他道，“——我在暗暗想象情敌的模样。”